

雪山“船工”

■郭丰宽 马 军



青藏高原地形复杂,水路运输的方式并不多见。而这里我要说的,却是高原战士驾驶冲锋舟乘风破浪的故事。

—

要不是当兵到西藏,出生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战士杨晓刚,很难和冲锋舟打交道。边防老兵都说,冲锋舟在雪山高原是新鲜装备。

杨晓刚所在连队驻扎在雪山山麓,除日常战备训练,还担负着巡逻保障任务。

巡逻区域广、海拔跨度大、点多线长,最远处此前往返一次需要10余天。每次巡逻,官兵负重穿行密林深谷、沼泽险滩,漫长且复杂的路途无疑增加了巡逻的风险。

通往巡逻点位的路段上散布着大大小小数个湖泊。上级经过深入调研,决定尝试使用冲锋舟运载方式,替代湖泊区域密林路段的徒步巡逻,从而提高执勤效率。

几年前,上级将数艘冲锋舟运抵连队附近的水域展开试航。

高峰深谷间,碧绿的湖水泛着幽光。岸边的官兵满怀期待地做着首航的最后准备工作。

安装、调试、下水……

官兵往日跋山涉水,背着物资在林子里穿行3个多小时的路程,如今使用冲锋舟,仅用30分钟就能横渡到对岸。

“太好了!这样能节省很多时间和精力。”官兵欣喜不已,纷纷拍手叫好。

经过反复试验,官兵确认了去往某点位途中,有两个湖泊非常适合使用冲锋舟来运载人员、物资。

有驾驶车辆经验的杨晓刚主动

申请学习驾驶冲锋舟。连队老兵刘兴标学过相关技能,便成了杨晓刚的老师。

群山巍峨,烈日高悬。望着碧玉般的湖水,杨晓刚兴奋地跳上冲锋舟,手还没有握紧操作杆,冲锋舟就开始摇晃。极少乘船的杨晓刚心里一慌,呼吸急促起来。他试图稳住冲锋舟保持平衡,然而由于舟体配重不均,导致一侧吃水太深,险些进水。

“注意观察,均衡重力,先要保持好稳定……”按刘兴标的话一步步操作,杨晓刚渐渐掌握了平衡。

二

云渺渺,水茫茫。杨晓刚在冲锋舟上学习的第一个课目就是“掌舵”。

“可别小看这个操作杆,它集方向器、动力控制器于一体,一只用手用它并非易事。”刘兴标说。

杨晓刚几次尝试,结果不是发动机熄火,就是船头偏航,问题不断。他手忙脚乱,满头大汗,真切感受到驾驶车辆和操控冲锋舟之间的巨大差异。

在水上如何掌握好使用操作杆的力度和时机、如何精准控制冲锋舟的动力,学问很多。

杨晓刚白天在冲锋舟上练习,夜里就查阅资料学习,经常和刘兴标讨论交流到熄灯。

那段时间,杨晓刚像人迷了一样,战友们说他夜里睡觉也会偶尔嘀咕着“把方向、松油门”之类的梦话,有时吃着饭,手里拿着筷子还要比划两下。

日落盼黎明,日出加紧练。学开冲锋舟的日子,杨晓刚感觉特别充实。

从乱石遍布的河底到曲折的急弯,从直线行驶到环绕避障,杨晓刚根据风向的变化和水流的涌动,不断调整冲锋舟的速度和航向,使冲锋舟在他的掌控下愈发灵活自如。

常言道“开船容易停船难”。停船这一看似简单的动作,却面临许多挑战。

每次远远看到码头,杨晓刚就需要

找准时机松油门。这个时机很考验驾驶员的经验。若过早松开,冲锋舟将无法靠惯性靠岸,而过后松开,则会导致冲击力过猛,只能急打方向冲上岸。

经验只能从实践中来。在反复练习中,码头边的浅滩都被杨晓刚冲出了几道深深的印痕。每次冲锋舟错过码头冲上岸,杨晓刚都要下来把冲锋舟推回水里。他经常和战友开玩笑说,自己强壮的肱二头肌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现在,杨晓刚可以高速驶靠近码头地方,松油门,挂倒挡,冲锋舟就能缓缓滑到码头边。

除了掌握好停船要领,杨晓刚在班长的帮助下,从运几袋大米,到运半舱粮油、满舱建材,再到人员,逐渐加量载,他小心地实践着,不断积累经验。

在此过程中,他渐渐摸清了高原特殊环境对冲锋舟性能的影响,懂得了应对不同天气、运送不同品种物资的操作要领。他对战友打趣地说:“现在我可是一名合格的‘船工’了,而且是雪山上的‘船工’呢。”

三

春天,气温略有回升,山上积雪未消,水情依旧平稳。这个季节,连队官兵要抓紧时间,在湖面设置浮标,规划安全路线。

到了夏秋季节,考验开始增加。

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发,水量剧增,湖泊狭窄部分的航道时常被雨水冲刷下来的碎石枯木阻塞,驾驶冲锋舟稍有不慎就有撞击的危险。

某次运输建材,驾驶冲锋舟的杨晓刚看到,山上下来的泥浆把狭窄的航道染成了浑浊的黄色。在穿过航道时,一段粗壮的枯树桩突然从水里冒出,横在冲锋舟正前方。

虽然心里早有准备,但突发情况还是让他有些措手不及。杨晓刚赶紧回转方向,减速以躲避危险。惯性使冲锋舟发生倾斜。眼看建材即将落水,杨晓刚用膝盖顶住舟身,一手抓住建材,一手紧握操作杆。几秒后,冲锋

舟驶出险境。

不光水面情况复杂,山区的天气也极不稳定,狂风骤起、暴雨突袭都是家常便饭。

那次,一批物资要紧急运到山上。天公不作美,连续几天大雨。湖面上混沌一片,远处模糊不清。可急需的物资已经装上了冲锋舟,接应的战友正在焦急等待。杨晓刚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横下心发动冲锋舟,把稳操作杆,冲锋舟压着浪头逆流而上。

他来回调控操作杆,辨认着周围大山、树林、巨石的轮廓。大雨和呼啸在山间的风让冲锋舟像一片随波漂流的树叶。终于,杨晓刚凭借经验安全抵达对岸。看到等候在岸边的官兵,杨晓刚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岸边的官兵举着手电筒挥手,为他引导方向。

还有一天夜里,连队接到命令,官兵要紧急到某点位执行任务。杨晓刚主动请缨,驾驶冲锋舟运送官兵。

空中繁星点点,湖面漆黑一片,岸边嶙峋的巨石都隐藏在黑暗中,只有远处的山顶泛着微弱的白光。杨晓刚对战士们说:“放心吧,一定把大家安全送到。”

官兵登上冲锋舟后,杨晓刚手握操作杆,目光如炬,稳稳前行。虽然环境昏暗,但杨晓刚对航线早已了然于胸。依靠微弱的光,结合冲锋舟行驶的速度,杨晓刚不断计算着行舟位置。松树林、小沙滩、三岔口……最终,官兵安全抵达对岸,为执行任务节省了时间。

入冬后,大批物资要往山上运送。那段时间天气晴朗,也是难得的行船“窗口期”。杨晓刚和战友就吃住在湖边,白天正常运,晚上抢时运。

连续10多天,马达轰鸣,他们终于赶在冰雪封湖前,将燃煤、油料等生活物资成功转运。

高原的寒冬很快降临,湖泊被冰封起来,这也意味着封船期的到来。即便如此,杨晓刚有时也会去湖边转一转,看看歇息的“老战友”。在开冲锋舟之前,他很少像现在这样强烈期盼春季的到来。一次次劈波斩浪,已成为杨晓刚军旅生活中抹不去的印记。

老营房与塔松

■冯彦宁

气温渐渐升高,密密匝匝的新生枝叶让塔松更显得高大挺拔。塔松生长很慢,据牧民说,一棵塔松长几十年,才有碗口粗。山上的塔松都很粗壮,树龄多在百年以上。一阵风吹过,大山深处松涛阵阵,在幽深的山谷里撞击、回响。高耸的峭壁,银练般的山溪,一缕一缕白云在半山腰飘浮,铺展在眼前。开满野花的草地,点缀在草地上的羊群,方方正正的绿色营房,组成山脚下美丽的风景。

一棵高大的塔松像是一把撑起的遮阳伞,为官兵提供休息的场所。休息时间,大家三五成群围坐在树下弹吉他、看书。有时候,战士们会钻进塔松林深处探险,或沿河谷、山梁向山顶冲锋。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松脂气味,塔

松向蓝天伸展。冲锋的官兵喘着粗气,汗湿了迷彩服。抹一把额头上的汗珠,大家站在山峰上俯瞰大地,满眼云雾缭绕,塔松在雾霭里时隐时现。

夏天不觉间过去,似乎一夜之间,漫山遍野开得红红火火的小野花就枯萎凋谢了,草也开始泛黄,林中的鸟儿都飞走了。顺着绵延起伏的山坡望去,雪线之下的山腰和坡地上,只有一片片塔松林依旧青绿。

很快,大雪不期而至,漫长的冬季开始了。大山脚下的这片军营被厚厚的积雪覆盖,放眼望去都是雪的海洋、雪的世界。

官兵的靴子在雪地里踩出嘎吱嘎吱的声响。从营区到公路,再到各营连之

间,大家的脚步踩出一条条纵横交错的路。营院里,来不及清理出去的积雪,一垛垛在院子里堆着,如齐整的小山。

营房边的塔松林依稀可以看到一些绿意。大雪压枝,冰凌包裹,它们依然挺立如初。

隆冬时节,营院里的积雪没过膝盖,官兵几个人分成一组清理积雪。一般的清扫工具显得过于小巧,派不上用场。大家卸下床板,系上背包带,几个人在床板后边推着,几个人在床板前边弓着身子、喊着号子,拉紧背包带向前冲。场面热火朝天,官兵丝毫没有感觉到疲惫。

深山里的官兵,心也像塔松一样质地纯朴、刚强坚毅,不会被任何困难压倒。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冰雪反射的寒光,让正午的阳光都变得有些清冷。

这一年的秋季,一级上士潘凯亮作为队长要与战友登上高原某点位,在那里执行任务,一直到来年初春。

这支队伍里,很多战友是第一次上高原,对于未知的环境有些激动与兴奋。他们在抵近任务点位的途中分享自己的感受,在摇晃颠簸的车厢里齐声高歌。

这天正午,车辆在山脚下缓缓停住。前方凸起的山石连绵不绝,阻断了车辆通行的道路。大家下车收拾装备,徒步前进。

官兵裹着大衣,背着枪,带着工兵铲和睡袋出发了。

队长潘凯亮走在最前面。他观察山体走势,为战友开辟出一条“之”字形的攀登路线。在陡峭的崖壁上,队伍延展成一条长龙。大家弯着腰,斜着身子,重心在左脚与右脚之间来回变换,艰难地踩着前人的脚印向上攀登。随着海拔升高,山路坡度陡增。官兵如果脚下踩不稳,身体就可能随着积雪碎石向下滑,非常危险。

大家全神贯注,谁都不敢随便说话分散战友的注意力。头一次来到这个点位的官兵,都有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走不动了,大家便倚靠着石壁歇一歇。战士孙文聪落在队伍最后,他的高原反应比较严重,呕吐了几次。休息时,几名战友帮他卸下装备。孙文聪平复了一下呼吸,对战友说:“没事没事,好着呢。”然后爬起来接过枪,继续前进。

直到天色昏黄,队伍才到达指定点位。山顶的冷风迎面扑来,将官兵团团围住。当晚,官兵各自找到一块大石头避风,就地铺开睡袋,穿着大衣,躺在硬邦邦的土层上休息。

大风吹走了云,夜空格外干净。来到点位的头几天,官兵常常在晚上仰面朝天,望着夜空遐想。而随着冬意渐浓,低温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个气温骤降的夜晚,执勤哨兵在哨位上冻得打哆嗦。潘凯亮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披在哨兵身上,自己与另外两名战士挤在一处大石头后取暖。风小了些,三人中的二级上士王元进找到一处空地,抡起铁镐向着地面一下下砸。另外二人很是疑惑,他解释:“反正也睡不着,还不如活动一下,出出汗。”

不知过了多久,王元进气喘吁吁地回来,找到潘凯亮和另外一名战士说:“队长,我挖了个散兵坑,比这里暖和,你们快来。”于是,三人轮流钻进坑里避风,就这样度过了一夜。

随着点位建设不断完善,官兵在严冬来临前住进了帐篷,生活有了保障。

即便如此,每日的热食供应和水仍

点位青春

■马 顿

需要下山去背。官兵把负责背给养的战友称为“牦牛队”,因为山坡陡峭,只有牦牛才能爬上来。

每天凌晨,“牦牛队”就要去山下背给养。下山的路只需20多分钟,上山的路却要3个小时。队员们背负着沉重的保温桶和纯净水,攀行在陡峭的崖壁上。“牦牛队”虽然辛苦,但每当他们回到点位,都会受到大家的热情迎接,他们的心里是甜的。

有一天,战士王涛发现自己的肩膀红肿起来,一碰就疼。潘凯亮请示上级后让他下山看病,并嘱咐道:“看完医生后,就在留守点位好好休养,不用再上来了。”

没想到,王涛看完病后,又回到了点位。面对战友的关切,他腼腆地笑着说:“咱们天天背给养,正是缺人手的时候,我回来,大家就能少背一点。”

“你肩膀都这样了,还能背吗?”

“没事,缓两天就好了。”

不到一周时间,王涛又加入了“牦牛队”。

高原又经历了几次降雪,大雪不停,目之所及,皆是冰雪。为了防止官兵冻伤,上级配发了大衣、袜子和鞋垫。战士黄秋敏是广东人,比较怕冷,大家让他睡在炉子边,晚上把炉子烧热。睡在帐篷口的潘凯亮夜里经常会被冻醒,但看到黄秋敏在炉旁熟睡,他便安心了。

日子过得很快,走过凛冬,迎来春天。队员们轮换下山。

乘车离开时,大家都很安静,没有了来时的兴奋。他们默默回望,蓝天白云下,远山依旧高耸挺拔。这段时间的经历,给这些年轻的官兵带来了成长。



勇气与体能的交响

(组诗)

■程文胜

拔河

一根粗壮的麻绳
如大河上的铁索
红丝线悬垂河界
波涛汹涌

大地跟随呐喊节奏漂移
双脚夯实支点
正负倾斜角感受身体的进退
指挥员的三角旗
比绷紧的绳索更加紧张
审时度势,发一声吼
澎湃一股青春之力

篮球赛

一旦直面对手
便如利刃在磨刀石上砥砺
胜战成为终极比拼
哨音如冲锋号角
队形暴风一样展开
老兵掩护
新兵前锋突入重围
如战车飞越壑壕
起跳、腾空、开火
球体划出抛物线
全场欢呼

每一次抗球都是进攻

眼睛紧盯对手
肌肉的爆发力呼之欲出
时间流逝,步步紧逼
球场如战场
短兵相接之际
智者胜

翻轮胎

重型机械轮胎
一张巨大的磨盘
横亘泥潭

三名战士弯腰撑机
肌腱随血脉跳动
勇气向目标奔涌
前出,轮胎翻转
瞬间立起一堵高墙
旋即推平一座山峦
气势如滚滚浪潮
一路激起惊涛

冲锋,冲锋,冲锋!尘土飞扬
逢山开路,过河搭桥
向着胜利勇往直前

攀岩

色彩斑斓的岩壁
隐藏征服途程和战斗意志
一个个凸起的支点
是一处处指向胜利的坐标

躯体突然悬空,分秒之间
铁手指抠进断崖裂隙
冷峻的眼神
捕捉最优线路
山风比呼吸急促
惊心动魄的瞬间
一次次化险为夷
重新找到平衡

阳光下,动作如羊灵敏
攀登如雪豹迅捷
岩壁上花朵争奇斗艳
士兵迷彩是最美的花



辽沈战役塔山阻击战(油画)

张庆涛作



长征

第 6312 期